歷史與空間

■文：卞允斗

舌尖上的「泉城二怪」

濟南歷史悠久，文化積澱豐厚，素以泉城著稱。濟南有獨特的飲食文化，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地方風味，被稱作舌尖上的「泉城二怪」，就是濟南飲食文化的組成部分。

第一怪是「茶湯非茶」。如果你要問「茶湯」是人們平時喝的茶嗎？老濟南人會告訴你「茶湯非茶」，它只是用熱水浸泡的一種熱飲。確切地說，磨好的茶湯料子用熱水沖成稀粥一般，如同沏茶，人們給它起了個「茶湯」的名字罷了。追溯茶湯這一小吃的起源，相傳元世祖忽必烈征戰南北，為了馬不停蹄地征戰，遂令將士們把麵粉用牛骨髓油炒熟了帶在身上，餓了就用開水沖着吃，這就是油炒麵，也就是最早的茶湯雛形了。到了明朝，在宮廷的小吃中，茶湯已經小有名氣了。

在中國舌尖上可以稱道的茶湯，主要有山東茶湯和北京茶湯兩種。老北京的茶湯要數負有盛名的「茶湯李」了，其做法是糜子米磨成麵兒，用大銅壺裡的開水沖熟了再澆上糖，味道又黏又香。老北京的茶湯的特點是味甜香醇，色澤杏黃，味道細膩而耐品。清嘉慶年間的《都門竹枝詞》中有「清晨一碗甜漿粥，才喫茶湯又面茶」。

山東的茶湯就是濟南的「泉水茶湯」，它與北京茶湯不同的是用泉水浸泡。老濟南的「泉水茶湯」製作工藝獨特，製作配料有黑芝麻、碎花生米、葡萄乾、紅糖、白糖等。人們把磨好的料子放在一起，食用時用天然泉水泡製，喝上一口品品滋味，茶湯入口覺得黏黏的，稠稠的，有點像藕粉一般，幽幽的清香隨熱氣沁入心脾，別提有多麼香甜了。用於浸泡茶湯的大銅壺很有特色，壺嘴壺柄是兩條大金龍，熱騰騰的泉水從龍頭噴湧而出，茶湯的香味頓時撲面而來。

自古以來，老濟南的「泉水茶湯」之美在於清清泉水，古詩讚美曰：「細碾金珠做茶湯，不禁斯文急欲嘗。只恨年節無蝶至，昨夜馨香猶繞樑」。「泉水茶湯」不僅是老濟南人的口福，伴隨着改革開放而美名遠揚，引得中外遊客紛至沓來品嚐一番，也來體驗一下這「泉城之怪」的味道。

第二怪是「甜沫不甜」。當你親口喝一碗老濟南的「甜沫」，你會表現出一絲驚訝，心裡會琢磨「甜沫咋不甜呢？」答案很簡單，甜沫並不是甜食，它是一種大眾粥類美食，是濟南漢族傳統名吃。甜沫是一種以小米麵為主熬煮的鹹粥，濟南人又俗稱之為「五香甜沫」。

甜沫有着不凡的身世，也引得文人墨客不斷地追溯它的來歷，在眾說紛紜的歷史傳說中，歸納起來有三。一是說，明永樂十九年朱棣遷都北京之後，設光祿寺為禮儀祭拜之地，為了祈福江山社稷，光祿寺研製了一個以小米為主料的粥，命名為茶湯。在祭祀拜天之時，賜文武百官各一碗茶湯，敬畏上天。明代天順元年，英宗為關切次子德王，命光祿寺將此膳食技藝傳到濟南德王府，德王府與秦府私交甚好，遂將茶湯技藝傳至秦府，秦府將其改善為山東茶湯。並又在茶湯的基礎上，運用府上的膳食文化，在小米麵裡加入薑與胡椒，演化出了香辣的小米粥，並稱之為「甜沫」。

二是說，明末清初戰亂連年，大批難民紛紛湧入濟南，有一家小粥舖的田姓掌櫃經常捨粥賑濟，災民互相傳告，來粥舖喝粥救命者接踵而至。田氏粥舖難以滿足眾難民需求，便在粥內加入大量的菜葉和鹹辣調料。災民每當端碗盛粥前，見煮粥的大鍋內泛着白沫，便親切地稱田掌櫃賑捨的粥為「田沫」。有一位外地來濟南趕考的落難書生，也來此求得此粥，食之甜美無比，心想甜沫果不虛傳。後來這位書生考取功名做了官，他又專程來濟南再喝甜沫時，已無昔日感覺，書生問其因，田掌櫃回答「甜沫」是田姓之粥的意思。那位做了官的書生恍然大悟，方知道當初只聽音而未辨字跡，於是揮毫題寫「甜沫」匾額，並吟詩一首：「錯把田沫作沫甜，只因當初歷顛連；閱盡人世滄桑味，苦辣之後總是甜。」從此這種帶鹹味的粥便叫「甜沫」了。

三是說，甜沫最早並不叫甜沫，而是叫「添末兒」，這種叫法似乎符合濟南方言。從甜沫的製作過程來看也有一定的根據。在烹飪甜沫時，掌勺的廚子等粥做好了，再添上點粉條、蔬菜、花生、調料之類的「末兒」，一品嚐味道好極了！「添末兒」就傳開了。後來人們才依其諧音演化成了「甜沫」。 甜沫的做法並不複雜，貴在把握製作工藝和火候。在濟南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上就有「甜沫唐」的名字，除了像老字號「甜沫唐」專業經營甜沫的小吃店之外，許多酒店和食堂都有甜沫這一飲食品種，就連不少市民家庭也會熬製甜沫，濟南已經把甜沫當作餐桌上的主要流食了。

■甜沫 網上圖片

在濟南，舌尖上的「泉城二怪」已經見怪不怪。實際上茶湯和甜沫都是餐桌上的寵兒，二者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淵源。據說「泉城二怪」流傳自秦府，秦府是唐朝開國將領秦瓊的府邸，秦瓊的後人喜歡膳食茶湯和甜沫。久而久之，周圍鄰居都聽說秦府有兩個很怪的食物，有個「茶湯」但不是茶，有個「甜沫」但不甜，於是，「泉城二怪」就流傳開來，而且美名遠揚。時下，這兩種土特食物身價倍增，現已經成為濟南飲食文化的驕子。

飲食文化也是華夏文明的組成部分，在華夏飲食文化名典中，濟南號稱有十大名優小吃，除了「泉城二怪」之外，「濟南油旋」已入選山東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，還有「草包包子」等都入選為「中華名優小吃」。在這些小吃中，甜沫和茶湯是最具特色的「招牌」。要知道特色小吃的滋味，那只能親臨濟南，先喝上一碗美味撲鼻的甜沫，再品嚐一碗濃濃噴香的茶湯，細細品味它們的芳香，感受一下它們獨特的魅力吧。

書若蜉蝣

■文：葉 輝

破落之街

蕭紅的《商市街》收錄散文四十一篇，書前無篇目，既是一個整體，又可獨立成篇，那是她與蕭軍在哈爾濱的生活寫照，1934年陸續發表於《國際協報》「國際公國」副刊，1935年5月整理於上海，翌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，列為巴金主編的「文學叢刊」第二集；許鞍華執導的《黃金時代》，有不少片段取材於此本散文集，當中包括二蕭在歐羅巴旅館用洗臉盆喝水、蘸鹽吃「列巴」（麵包）、在劇團的日子、來訪的南方女子等，可以說是蕭紅在寂寞又快樂、貧苦又飢餓的歲月中的成長體驗。

蕭紅早在1933年底已寫了一篇《破落之街》，1934年發表於《國際協報》副刊，此文可說是《商市街》前傳，當中說到一條鞋帶，而這條鞋帶正好說明二蕭在貧苦的日子裡如何互相扶持——日子雖苦，蕭紅的心裡倒是甜的。

《破落之街》寫道：「我們快穿衣服，摺好被子，平結他自己的鞋帶，我結我的鞋帶。他到外面去打臉水，等他回來的時候，我氣憤地坐在床沿。他手中的水盆被他忘記了，有水潑到地板」，「鞋帶是斷成三段了，現在又斷了一段」，他解開他的鞋子，用手把鞋帶扯成兩段，「一條鞋帶也要分成兩段，兩個人束着一條鞋帶」——這一幕，也出現於《黃金時代》，地點卻換成了街頭。

那時，二蕭的生活很清苦，窮得身上經常只有幾個銅板，當蕭軍問蕭紅吃什麼，蕭紅倒是「用我的耳朵聽他的話，用我的眼睛看我的鞋，一隻是白鞋帶，另一隻是黃鞋帶。」那時破落之街秋風緊了，蕭紅寫道：「蒼蠅滿集在飯館的牆壁，一切人忙着吃喝，不聞蒼蠅」，「我們同別的一些人一樣，不講衛生體面，我覺得女人必須不應該和一些下流人同桌吃飯，然而我是吃了」。

然後，蕭軍有事要辦，叫蕭紅先回家，蕭紅感到「好像他不是我的愛人似的，轉身下樓離我而去了」，「在房間裡，陽光不落在牆壁上，那是灰色的四面牆，好像匣子，好像籠子，牆壁在逼着我」，她在床上輾轉，像個病人，「我的肚子叫響，太陽西沉下去，平沒有回來。我只吃過一碗玉米粥，那還是清早」，「他回來，只是自己回來，不帶饅頭或別的充飢的東西回來」，「肚子越響了，怕給他聽着這肚子的呼喚，我把肚子翻向床，壓住這呼喚」。

有時蕭軍向人借了五角錢，兩人走在泥濘的街道，「沿路的屋頂和蜂巢樣密擠着，平房屋頂，又生出一層平屋來。那是用板釘成的……可是生在樓房裡的不像人，是些豬玀……街道是泥濘了，肚子是叫喚了」，但蕭紅目睹食店裡的老人生活得更不堪，就想：「我們是從水泥中向外爬。可是他們永遠留在那裡，那裡淹沒着他們的一生」，但她和蕭軍也是沒心肝的狗，「我們從水泥中自己向外爬，忘記別人」。

文藝天地

心靈驛站

■文：陸 蘇

板凳上的柚子

春分。

雨水安靜，聽花拆。

家門口。花開絡繹，素顏皎皎，不染纖塵。

自在日子，一草一木都明媚照人。

走了玉蘭，來了櫻桃。樹們彎腰取回摺疊了藏在地底下的綠，又起身將每一片新葉高高舉起，從天上接一樹錚亮新鮮的好日子。

這樣的早上，走出家門口後，簡直寸步難行。哪裡都是新的，哪裡都捨不得踩下去。

而不變的，是香樟樹依然玉樹臨風，柚子樹依舊風采俊朗。在許多不期而至的風裡，在薔薇花將一段籬笆開成了一面花牆的那一段花時，兩棵樹緩緩推來推去，晃落鳥聲一地。

不知道從哪個早晨開始，他們互相叫早，他們互相收藏家門的鑰匙。

也不知道從哪個良宵開始，他們寸步不離，他們一起側向一個方向睡。

他們相見恨晚，他們相親相愛。

我常在很晚的夜裡開窗偷聽他們的竊竊私語，雖然聽不懂他們的樹語，但他們的聲音讓夜晚溫柔，讓夜晚充滿想像，讓我不再害怕寂靜中聽得見一片葉子砸在地上的動靜。他們讓我感覺，這夜晚有美好的事發生着，雖然自然神秘未知，但有他們在，不需畏懼。

去年的整個夏天，香樟樹如一頂華蓋，為皇帝一樣的白天撐起一角天下一般貴重的陰涼；柚子樹如一把輕羅小扇，幫夜晚把暑氣慢慢扇去，如同將一件揉皺的衣服慢慢捋平。

再後來啊，柚子樹上結了三個柚子。眼看着那柚子一天天長大了，我曾在一個夜裡糾結一宿，想着是不是該給柚子們提個醒減個肥啥的，不然這柚子樹的細胳膊細腿怕是提不住了。天亮後我就發現白擔心了。

■柚子 作者提供圖片

晨光中，柚子們已憨憨地穩坐在爸爸為他們定做的高高的板凳上，唯恐他們睡夢中翻身不小心滾落，爸還給每個柚子繫上了紅緞子的保險帶。

板凳上的柚子，如坐在一架奔向秋深處的馬車上，每次看見都覺得他們有一顆想飛的心，飛掠過菊花黃，飛掠過白露霜降，飛掠過炊煙飯香……

板凳上的柚子，猶如坐在一頂花轎上，在來來去去的風裡愜意地晃悠着。在朝夕幻變的光影裡，感受季節的嫁娶，聆聽春日如箏、秋夜如簫……

從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，柚子們始終在板凳上，雖然已果熟蒂落。它們就像草本的燈盞，給晚來的遲歸的遞亮。

也許是因為柚子們沒有翅膀，無法完成一次像樣的逃離。但我更願意相信，它們是因為爸爸的呵護而留，它們一定是不忍見哪天爸爸突然發現板凳上空了的失落。

因為善，一棵樹也有情懷。

因為在乎，在一顆柚子上，也可看見感恩和悲憫。

簡單地生長，簡單愛。

像一顆柚子一樣，和家人在一起，和小村在一起。

亦有可聞

■文：青 絲

依依梨情

舊時不少人家都篤守一個規矩，凡是吃梨，都各吃各的，家人和夫妻切不可分食，以免成讖，造成事實上的分離。即使小孩子難以將一個碩大的梨吃完，父母長輩也多是露出愛莫能助的表情。梨所具有的隱喻語義，猶如潛在的警告，提醒着人們恪守與家庭相關的核心價值，使之成為維繫親情和諧的心靈秘密。

在眾多水果當中，梨所獲的讚譽度頗高。古人認為燕、齊一帶出產的梨，肉質爽脆，多汁甜美，足以和南方的荔枝、龍眼比肩。後人甚至用「爽若哀梨」來形容快意文章。《曹瞞傳》裡說曹操對梨尤為喜愛，他自漢中遷至洛陽，特地遣人從外地移植大批良種梨樹到建始殿，但隨後他就臥病不起，人們認為是梨樹帶來的不祥。這段稗史，大概也是後人謂梨有「離別」之意的肇始。不過，曹丕卻不信這一套，對梨仍是多加讚賞，並下詔讓地方進貢：「真定郡梨，甘若蜜，脆若凌，可以解煩飽。」他以自己精細的味覺品鑒，賦予了梨一種士君子般的美學品質，且以權力敘事的方式，滋養着自己的貴族趣味。

把梨煮熟了吃，也是由來已久的做法。《五雜俎》曰：「北人雖有梨，而不甚珍之，且畏其性寒，多熟而啖。昔人謂得哀家梨，亦復蒸食者是已。」明代之際，北方流行將梨蒸熟的吃法，引得一些人大為不解，認為熟食破壞了梨清甜多汁、甘美爽脆的口感，是極大的浪費。《幼學瓊林》裡也有「蒸哀梨，大失本真」之說。認為把梨煮熟了吃，有違食性，是錯誤的做法。

實際上梨性寒涼，脾虛胃弱的人不宜生吃多吃，蒸熟以避其寒性，是一種巧妙的飲食變通，也是極富智慧的養生之法。如今嶺南一帶的主婦，秋冬時節就經常把梨切塊，加上陳皮、枸杞、蜂蜜和茶包，一起煮成果茶，是緩解天候乾燥的上佳茶飲。若是遇到咽乾、咳嗽的症狀，也是把梨放到燉盅裡，與冰糖、川貝同燉，有清熱化痰、滋潤止咳的功效。《紅樓夢》裡，王道士誆騙寶玉有一個治婦人妒病的方子，即為每天吃冰糖燉梨進行食療，消火潤心，緩解緊張的情緒，由此獲得精神與身體的雙重寬慰。

■梨 網上圖片

以往人們結婚，多是在家裡籌辦酒席，秋冬是辦喜事的旺季。這一時節，皮薄漿多、味甘質脆的鴨梨大量上市，是做宴席的重要食材。把梨去皮、剔核後切片，用以炒雞，是昔日婚宴上一道不可缺少的主菜。成菜後，雞肉味甜帶酸，腴美而多汁，附帶的清雅梨香讓人有口齒一新之感。尤其是小孩子，最喜歡挑食菜餚裡面的梨片，清甜之中又多了幾分悠長的鹹味。兩者混搭出的生動口感，讓人有一種全新的味覺驚喜。而由此渲染出來的慶典氛圍，則承載着人們對於家園、對於自然的感激之情。

來鴻

■文：翁秀美

相 逢

注目世間，有多少美好的事物在巧妙又自然的相逢之下生發出種種妙境，好比良辰逢着美景，花好遇着月圓，叫人有無限的心喜，心動。

有一種相逢，是自然的無心傑作。

春，是風與柳的舞台。風來時，看絲條，萬縷輕搖，深深一禮，低首相迎，再一禮，柔情相送。風感盛情，便點青染翠，柳枝長垂，籠霧凝煙。冬，是雪與梅的主場。雪覆梅心，冰冷而凜冽的包容；梅香透雪，卻有挺拔堅強的神采。梅雪相偎，天地間絕配。倘若缺一，雪應孤獨，梅也寂寞。

有一種相逢，是心靈的傾力為之。

古時蕙質蘭心的女子，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靜坐於繡架旁，凝思，纖指拈針，針帶線，一路穿花拂柳，轉林過橋，如長長的水袖輕舞，花繡上，人物花鳥，山川草木，形狀色彩，神情姿態，無不栩栩如生。匠心獨運的藝人，腦海裡醞釀已久的圖案，忽與眼前的石料不期而遇，心有多狂喜，粗壯的大手，揮錘握鑿，在石料上精心雕刻，細細打磨，於是，戲曲故事，神話傳說，定格一瞬，傳世千年。

更有那墨汁流淌，看筆勢或疾或徐，煙雲滿紙，氣韻升騰。後人何其有幸，於筆墨中相逢了這般晶瑩細緻的心思與情懷。不是嗎？你在那邊落筆，我在這廂展讀，你在某個晨昏拋灑的淚珠，兜兜轉轉，落下，珍重拾取，在掌心，化開了，是悠悠的思念，淡淡的別情。

別後不知君遠近，情思起，來復去，小晏逢着當年的彩袖，猶自不信，只把銀燈相照，「猶恐相逢是夢中」，真癡人也。蘇軾與弟，手足情深，卻是聚少離多，當中秋相會，縱達觀如此，也不免有「此生此夜不長好，明月明年何處看」之歎。人生能有幾相逢？美景佳會時，情感細膩之人，總有牽牽絆絆的惆悵，「聚散苦匆匆，此恨無窮。」好友相聚，然不能久聚，「可惜明年花更好，知與誰同？」再逢着這花這草，這顏色，這風光，你我又在何處……近人俞陛雲稱歐陽修的這首《浪淘沙》「深情如水，行氣如虹」。

歲月漸遠，卻又不遠。有些不經意地遇見，卻能給人癡癡遙想。走近蘇州的張繼雕像，千年前那個平常的秋夜，因他的失眠而失眠；夜半的鐘聲，因他的聆聽而走進詩中，聲聲悠遠。登上南京中華門城牆，一塊塊缺邊少角有裂痕的磚，刻有監造官、提調官、燒窯匠、造磚人的名字，風雨六百年，字跡仍清晰，從中似可見當時燒製的忙碌場面，汗水摔落的散碎瞬間。

■網上圖片

當繁華銷跡，熱鬧散去，人煙不至，荒涼也漸起。偌大的宅子，空空的窗，時間，攜了灰塵，勻勻灑下，層層覆蓋，深鎖一切過往，塵封所有啼笑，風不駐，雨難留，惟寧靜默默守候。不知哪天，門的一聲「吱呀」，誰的腳步，驚起沉睡的時光，那曾經的氣息與溫度立時升起，在雕花大床的踏板上，在褪了色的繡花鞋邊，在滴水的屋簷下，其間有身影綽綽，笑語輕輕，驀地，隔着時空，便相逢了那些曾經存在過的鮮亮的日子，哎呀，多麼地風光滿眼花滿枝！如此近，近在咫尺，舉手可拾。

相逢的一刻，往往不可說，說不出，只餘甜甜的歡喜，滿滿的溫柔——

是一份時間醞釀的期待，那罈上好的女兒紅，聽到嬰兒的第一聲啼哭起，便深藏，靜靜等待，十八年後，女兒長成，清冽醇厚的酒香與大紅的花轎相逢在鞭炮齊鳴的盈盈喜氣中。

是兩處空間承載的相思，那杯苦澀的黃滕酒，和着眼淚與真情，存於心底。四十四年後，再去沈園，斜陽在，春波在，只伊人不在；柳樹老，詩人老，惟愛情不老。眷念之意，繾綣之情，永遠刻骨銘心。

生命中，與人與物總有交集。偶遇也好，重逢也罷，總是短暫，此後的日子，瑣碎平凡。但得有明媚的霎那，和煦溫暖，便心安。從此珍視，在眉頭，在眼底，美麗着一春、一秋、一輩子。